



时间美学与生命敬畏的哲思录

□张无极

余华的最新散文集《山谷微风》是一部与时间对话的作品,也是余华个人经验与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交织的产物。与他以往的小说作品相比,这部散文集显得更加平和、内敛,但却暗藏着更为深沉的哲学反思。通过细腻的日常描写和诗意的语言,余华在《山谷微风》中完成了一次对自我、亲情、社会与时间的全面思考。

在《山谷微风》里,余华并没有沿袭其小说中常见的这种充满悲剧感和宿命论的风格,反而以一种更加柔和的方式,通过对平凡生活的刻画,将人们内心的波澜缓缓展现。与其说这是余华的创作转型,不如说这是一种从小说到散文的自然延续。余华仍然延续了他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关注,但却通过更加内在的笔触,将目光转向了个体生命中的情感与记忆。这种从宏观叙事到微观反思的转变,显示了他作为作家的成熟与细腻。

《山谷微风》中的语言风格简洁而有力,余华通过极少的笔墨便能刻画出深刻的情感。这种语言的简练源于他对生活细节的捕捉与观察。散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似乎都没有戏剧化的情节,然而,在这些平淡的叙述背后,却暗藏着极为丰富的情感和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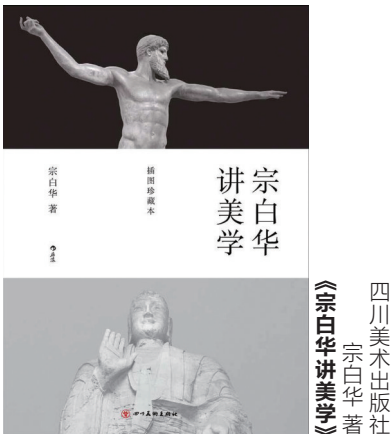
余华的散文并没有采取复杂的修辞或过多的形而上学思辨,反而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呈现出一种朴实的诗意。例如在《麦田里》中,余华以故乡的土地为背景,通过自然景象的描写,唤起了对土地与生命的深刻思索。这种叙述方式让人想起阿尔贝·加缪对存在主义的探讨,虽然余华的文字没有加缪作品中那种冰冷的孤独感,但同样展现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麦田不仅仅是一片土地,它在余华的笔下成为了记忆与时间的象征,而人类的命运在这片土地上如同麦穗般悄然生长与枯萎。

在《山谷微风》中的多个篇章中,亲情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余华在散文中细致地描绘了他与家人,尤其是与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他没有通过煽情的语言来强化这种情感,反而以一种冷静的、几乎是观察者的态度来呈现亲情中的矛盾与和解。余华还在《山谷微风》中探讨了个人与时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是时间对我们的迫害》一文中,他通过个人的生命历程反思了时间对个体的侵蚀。这篇文章带有明显的哲理色彩,余华以一种沉思的语调描写了时间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相比于他早期作品中对宿命感的探讨,余华对时间的态度更多的是接受与和解。他不再像在《活着》中那样充满对抗的姿态,而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学会了顺应与沉静。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他对社会变迁的看法中,在《最初的岁月》里,余华通过回顾自己在那个时代的经历,展现了中国社会在急剧变化中的个人命运。他没有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的批判,而是以一种冷静的观察态度,审视自己与那个时代的关系。

余华散文中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传达信息的工具,它本身也具有象征意义。通过简洁的词汇,余华能够传达出复杂的情感和思想。他的语言风格不追求华丽,反而通过精准的措辞将生活中的复杂性细腻地呈现出来。这种语言风格与福楼拜提倡的“无声的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余华追求的是通过语言的留白,让读者自行填补情感与思想的空隙。在《可乐和酒》这样的篇章中,余华通过对日常饮品的简单描述,传达了个体记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乐象征着现代生活的快速与表面,而酒则带有一种更为深沉的文化内涵。这种通过细节展现内涵的手法,使得余华的散文读来既轻松又充满哲思。

《山谷微风》中的篇章布局也值得称道。余华将不同主题的文章有机地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从过去到未来的叙事递进。比如,散文集从《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开篇,这篇充满诗意与沉思的文章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关于生命、时间和个人的思索空间。而随着篇章的推进,余华将亲情、成长、社会等主题逐渐引入,使得整部散文集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呈现,更是一场关于人类共同经验的思考之旅。

全书的结尾《没有青春了》以一种平静的语调总结了余华对时间流逝的感悟。这篇文章没有大肆渲染青春的逝去,而是通过朴素的叙述,传递出一种面对时间的平和心态。这与余华散文集整体的调性相契合——他不追求戏剧化的情感爆发,而是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生命中的微妙变化与永恒主题。通过这些篇章的精心布局,余华完成了一次对自我与社会、时间与记忆的多层次思考,而这种思考贯穿于整部散文集的始终。



慢慢走,欣赏啊

□陆远

“慢慢走,欣赏啊”本是朱光潜先生《谈美》最后一篇的标题,取自阿尔卑斯山谷路边的标语,提醒人们总要找时间停下脚步流连风景,否则再丰富华丽的世界也不过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几个字,用来总结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观,也妥帖恰当。

在中国美学史上,朱先生、宗先生是当之无愧并峙的双峰,巧的是他们同年出生,同年谢世,又是同乡,又是同事,直到晚年都保持着深厚的学谊,堪称学林难得的佳话。当然,两人的思想旨趣不尽相同,各擅胜场。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朱先生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先生却是抒情的;朱先生偏于文学,宗先生偏于艺术;朱先生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先生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先生是学者,宗先生是诗人”,多年研究两位宗师的邹士方先生的比方更巧妙,认为朱先生一生与烟酒为伴,而宗先生独喜江南绿茶,入世的、阳刚的酒和出世的、阴柔的茶,某种程度上也是两位先生精神气质的象征。

相比起朱先生的著作等身,宗先生留下的文字不多,他在生前出版的美学专著,也只有《美学散步》薄薄一册,20余万字。宗先生自谦构成这本书的十几篇学术散文和散步一样,“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不过,一生以建立中国本土哲学体系为目标的冯友兰先生,却称许“中国真正构成美学体系的是宗白华”。今天的读者,品味宗先生的冲淡的文字,体会背后悠远的“艺境”,大概就能明白冯先生的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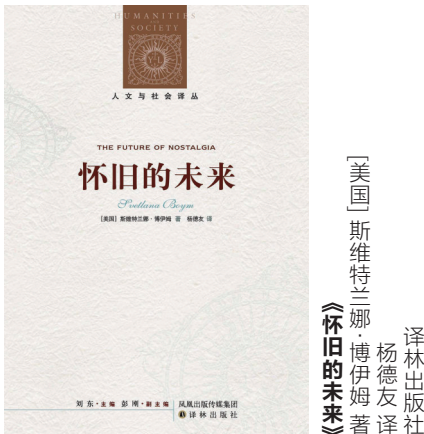
以内容而言,宗先生有数的文章几乎涉及所有艺术领域,诗歌、绘画、书法、篆刻、工艺美术之外,戏剧、音乐、舞蹈、摄影以至园林、建筑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又能纵横驰骋,以所有的艺术元素为我所用,往往突破具体门类的畛域,形成通达深刻的观照。比如,1961年他应邀在中国音乐家协会讲演,会后写成《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一文,首先点出音乐的本质,在于将“宇宙的数理秩序诉之于情感世界”,继而以法国近代诗人瓦雷里(旧译梵乐希)论建筑的文学表达为例,探讨音乐、建筑 and 生活的三角关系:“生活的经历是主体,音乐用旋律、和谐、节奏把它提高、深化、概括,建筑又用比例、均衡、节奏,把它在空间里形象化”,宗先生是想告诉我们,音乐和建筑的形式美不是空洞的,而是最深入地体现出心灵所把握到的对象的本质,就像自然科学家用高度抽象的方程探索物质的核心那样。宗先生又以中国音乐史为例,由孔子而庄周,由西汉的《乐记》而东汉的《舞赋》,由“二王”的书法而唐人诗歌,以洗练的文笔言及艺术创作和审美接受的各个环节,几乎可以看作一篇“极简中国音乐美学史”。其余诸篇,如论述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中国画中的空间意识,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魏晋风流之美学等等,都以简洁的篇幅容纳丰富的内涵,允为中国美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以精神而言,初读宗先生的文字,如诗如画,读者很容易获得心悅神游的愉快;然而稍加思索,便觉层层互映,意蕴难穷,哪怕稍加董理,都不免治丝益棼之叹,个中微妙,可以意会,却难言传。这恐怕与宗先生基本的艺术观密切相关——在他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换句话说,宗先生在主观上并不期待通过逻辑论证的方式建立抽象的美学体系,他所在意的是带领读者一道从生活中获得“体悟”,而恰恰是这种“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体悟”,是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精神,代表了真正意义上中国气质。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

直到晚年,宗先生一直强调中国文化“以大观小”而不拘之于模拟形似的审美特征;不断讲“中国人不像浮士德那样追求‘无限’,乃是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所以他的态度是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他是超脱的,但又不是出世的”,这也正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态度。在“机器的节奏”越来越快速、“生活的脚步”越来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如何保持住人间的诗意、生命、憧憬和情思,依旧是值得注意的世界性问题。而宗先生以他从容的行脚,在今天依旧为读者整顿身心揭示了一种可能路径,这就是我们要持续阅读他的原因所在。

末了说一句正在读的这本《宗白华讲美学》,编者很有心地把宗先生两本最重要的代表作《美学散步》和《艺境》合编为一册,并依照文意在合适的位置配上插图,印刷精美,典雅绝伦,唯一的遗憾是卷帙厚重,颇不适合随身带着散步,也算是一种“美的代价”吧。

删言快语



历史的废墟之上

□蒯乐昊

“怀旧的未来”早已成为一个被大家熟知的人文语汇,但它最早的提出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2001年出版同名著作的时候,人类还正站在一个新千年的起点,很难说回望过去的本能,和眺望未来的憧憬,哪一端更强烈。

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斯维特兰娜·博伊姆,198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哈佛大学斯拉夫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授,也是声名鹊起的传媒艺术家兼作家。在她赴美求学的时代,苏联解体还未发生,可当她最后一次离开时,在边境线,她的祖国通知她:你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了。

因此,当这位不得不接受“外侨”身份的移民学者谈起怀旧时,天然带有某种宿命感。“怀旧”的英文词汇nostalgia,来自两个希腊语词根: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未存在过的家园的向往。用特维特兰娜的话说,“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也是个人与自己想象的浪漫纠葛。怀旧式的爱,只能够存在于距离遥远的关系之中。怀旧的影像,是双重的曝光,或者两个形象的某种重叠——家园与漂泊、过去与现在、梦境与日常的双重形象。”

斯维特兰娜频繁采访移民,尤其是那些因个人处境艰难而被迫离开本国的移民,她一再意识到,对于某些人来说,“怀旧”仿佛一道禁忌。正如圣经故事里所描写的,在逃离索多玛城时,罗得的妻子因为留恋不舍,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旧家园,就被永远地变成了盐柱。第一代移民常常是无情的,任何怀旧的思绪,都会让他们的出走显得徒劳和悲伤,他们把寻根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子孙,“因为小辈们没有签证的负担”。

在1998年柏林举办“爱的大游行”那天,斯维特兰娜造访了一家名为“柏林故事”的纪念品商店,那家店恰好坐落在昔日东西德分野的界墙处,这座曾经被围墙分成两半的城市,布满了麻点般的废墟和无主的空地,也因此成为欧洲最大的青年狂欢节的会址。

“爱的大游行”由柏林数位音乐DJ发起,最初只有一部巡游车、150人参加,但这个小众音乐活动慢慢演变为盛大的露天狂欢,并以互相忍耐、尊重、谅解等互爱信息为主题,承诺不分国籍、不分年龄、永远不排斥任何人,积极向上、和平共处。这种多元的文化理念,符合了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进程,很快发展为电子音乐界的国际盛事。市中心的“柏林故事”商店里,斯维特兰娜邂逅了一位展览总技师,他在店里展陈出二战前柏林建筑复制品,战争中被毁坏的皇宫、教堂、共和国宫等,被制作成微缩尺寸的玩具模型,甚至连建筑内古老的风琴、珍贵的木刻、教堂壁画、宫廷陈设,都被一一复制再现。杜灵先生告诉斯维特兰娜,他在德国被占领后成为俘虏,在苏联的劳改营中度过了几年。被释放后,他一度在东德定居,并在1957年逃到了西德。“那天,俄国人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所有报纸都在谈论这颗卫星,没有人注意到我。”

作为在两个德国都生活过、试图医治国家分裂创伤的人,杜灵先生用自己的双手来怀旧,他制作在战火中被毁的旧日建筑的模型,试图在心理上重建历史的内在记忆。对他来说,现代人注定是游牧者。

“现代废墟,是战争和城市遭受到的暴力的提示,指出城市不同维度和历史时代共处的实际情况。废墟不仅就过去提醒我们,也是就未来作出提醒,因为我们的现在正在变成历史。”这便是《怀旧的未来》所希望阐明的价值,我们去向历史深处,寻找未来的答案。

值得一提的题外话是,“爱的大游行”在柏林举办了17年,每年吸引百万余人参加。自2007年起,这场活动巡游到不同城市。2010年,在“爱的大游行”主办地杜伊斯堡,多达140万人参与了这场音乐盛典,不料发生严重的踩踏惨剧,逾300多人死伤。惨剧第二天,杜伊斯堡市凌晨4时左右开始了街道清理工作,一张贴在地面上的宣传单在黑夜中令人战栗,上面赫然写道:要么跳舞,要么死亡!

从这一年起,这场旨在提倡爱与和平的音乐节被永久停办,如同隐喻。人类对于长久和平的期待,以及人类社会维护长久和平的能力,也会在历史的废墟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时间的考验。

远见近拾